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觀光

詩補傳卷二十三

宋 范處義 撰

正大雅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文王得民久矣此言民始附文王得天久矣此又言受命何也葢前日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得民之心也至是趨其力役故謂之始附前日虞芮質厥成而諸

侯歸是天命也至是民樂其德而自附亦天命也故文王之篇與靈臺皆謂之受命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又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孟子所謂方七十里其中徑十里有餘耳疑即此詩所謂靈囿也文王有靈德而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孟子以為民

謂之靈豈無其義然語齊梁之君則曰與民偕樂與民同之雖若姑以淺近言之然謂民則以為靈君則與之同曰靈曰同二字固自有深意惜乎梁齊之君不復有問故孟子亦未暇究其說耳是說也與泰誓中庸之言合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人與萬物同受天地之靈而人為之最元后與民同受天地之靈而元后為之最故元后與天地同稱父母謂與天地

同其功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賛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文王與始附之民囿囿之物同此一靈文王有元后之聰明故其靈德足以及民與物是與天地同其功也文王之所謂靈即中庸所謂至誠也文王有靈德盡已之性也與民樂之盡人之性也以及鳥獸昆蟲盡物之性也夫以文王之為君經始靈臺則庶民子來在靈囿則麀鹿攸伏白鳥翯翯在靈沼則於牣魚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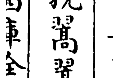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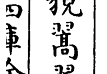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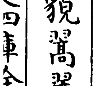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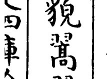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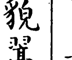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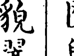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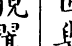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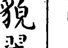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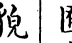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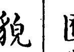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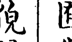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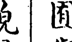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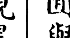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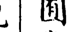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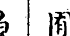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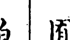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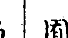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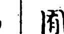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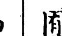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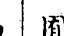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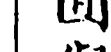
作樂於辟廱則鼉鼓逢逢而應誠之所格民物感動捷於影響非賛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不足以盡之說者或以靈為如神靈之所為或以為靈之言善也曰神曰善蓋亦近之以文王動化感格之妙可以謂之神矣以文王與民物同其樂可以謂之善矣亦與泰誓中庸之旨無異不若孟子謂而民懽樂之謂其臺沼曰靈與序詩者所謂而民樂其有靈德尤為脗合也說王制者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

藏說祭統者曰昆蟲温生寒死蓋指凡能蟄之蟲言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庶民子來

經度之也營表之也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亟急也子來猶子為父來也文王之靈德遂民之性也久矣一旦經始此臺民歡趨之競力攻作不終日而成之

詩人原文王愛民之心故以戒其勿亟為言本斯民



懽樂之意故以為如子之從父也

王在靈囿又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白鳥翯翯戶角王在靈沼於牣刃魚躍

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雖陳文王之靈德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囿以養鳥獸之屬沼以養魚鼈之屬養之雖在囿與沼而使之遂性者靈德也麀牝曰麀濯濯肥澤貌翯翯飛翔貌於牣者歎其充滿也鹿則伏而孕育

者濯濯而肥澤鳥則潔白而飛翔者翯翯而自適魚則充滿於沼者跳躍而得所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蓋如此也

虡（巨）業維樅（七凶）賁（扶云）鼓維鏞（容）於（烏下同）論鼓鐘於樂辟廱

植者為虡橫者為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大鼓曰賁大鐘曰鏞於論者歎其討論鐘鼓之義使得倫理也

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廱為可樂也昔舜命夔典樂以教冑子為先故文王亦論樂於學也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徒何）矇（薄紅）瞍（蒙）奏公（蘓口）申言論樂於學者述民情之至樂也以樂教國子而民樂之何也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偕公一能脩泮宮而國人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孰使之然哉鼉水畜也樂作於辟廱鼉鬭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之非樂能感之靈德實感之也有眸子無見曰矇

無䏶子曰瞍公事也工師專於聽故以鼉鳴為樂之所感而奏其事焉亦猶簫韶既作夔奏百獸率舞也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聲音之妙多能感物則樂作而鼉鳴何疑之有說者至謂以鼉魚之皮為鼓且以上林賦擊鳴鼉之鼓為證葢考之不精也夫所謂鳴鼉之鼓言鼓之聲如鼉之鳴耳後之詩人以龍笛配鼉鼓皆謂其聲相似也必欲以鼉皮為鼓則龍笛當以龍骨為之矣况詩人已兩

言鼓鐘不應又言鼓也說者又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宫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疑文王用天子之制殆非也蓋辟廱之名始於文王謂其水旋如辟之形廱者澤也文王於此作樂以教國子及武王都鎬亦取此以為學之名所謂鎬京辟廱是也其後遂定為天子學之名而諸侯謂之泮宫也靈臺之名亦始於文王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察民俗後世有慕其名而為之者如左氏傳言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

臺杜預以為周之故臺前漢書言武帝時河間獻王對三雍宮謂辟廱靈臺明堂是也文王既追稱王其後遂定為天子之臺諸侯不敢用其名故謂之觀臺也鄭氏謂三靈辟廱皆在郊而異處蔡邕盧植潁子容謂一處而異名以孟子所言囿方七十里則四者在郊而異處理若可信彼謂一處而異名者抑何其小也至莊周謂文王有辟廱之樂說者遂指為樂名則併與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書亦不之信矣其

可哉是詩四章皆賦也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文義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文

繼伐二篇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

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

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

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太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

豈苟然哉文王既以文而受天命武王又以武而受

天命是復受命也文王之功至武王而益顯是昭先人之功也文王有德有功武王亦以德而成功與文王同其聖故序詩者於文王曰所以聖於武王曰有聖德三百篇之序惟文武二君加以聖之一字惟周公言不失其聖筆削之嚴殆出於脩春秋之手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謂三后文德在先武王武功在後也或曰以三后在天為上而武王則在下也既曰下武維周

則指周家而言當以前說為是葢武當為武功不當為武王也合三后武王而言之則曰世有哲王分而言之則在天而有德者為三后在京而有德足以配之者武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武王有德以配在天之三后是周家世世有德也於世德之中作而求之皆足以配天而受命謂三后有德以配天於前武王有德以配天於後故曰永謂周

之配天甚久也三后之徳信於民亦久矣武王又能繼之而民益信故曰成謂成王者之信無有不服者矣與無思不服同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則天下皆來取法焉所法者何以其孝也文王有為世子之孝故武王亦有善繼述之孝乃思嗣其先人且根於所性非勉强而為之也以其思之無窮故曰永以其根於所性故曰則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性所有也說者以則為法

上既言下土之式矣不應復言法也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順也服事也侯有三訓曰諸侯也曰維也曰美也

此當訓美一人謂文王也首章主於作配故併及三

后此章主於孝思故專言文王皆為武王而言也小

宛為後世而言故以文武為二人此詩為武王而言

故以文王為一人謂武王之孝思乃順文王之所為

應其美而順其德此孝思所以無窮足以明武王繼嗣文王之事於天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許猶與也繩猶繼也武迹也祜福也武王繼嗣之事既昭明於天下此天下之人所以皆來許與武王謂其果能繼祖先之迹為周家萬年無窮之福也福出於天而人許之天人同心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天與福於上四方來賀於下所謂天人同心者如此四方諸侯既皆來賀則是心悅而誠服宜其助周之心萬斯年而不替也故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周末秦彊天子致胙諸侯皆賀事類而實不同蓋周以德故天福不期至而自至諸侯賀之亦懷其德也秦以力故天王不得已致胙諸侯賀之亦畏其力也此周所以世三十而諸侯不叛秦二世諸侯共起而亡之歟是詩六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征伐不特崇國也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以為繼文王豐水之舉蓋文王伐崇之後乃作邑于豐武王伐商之後遂遷鎬京就文王征伐而言之莫大於伐崇而武王之克商可謂因文王之聲而廣之而文王之征伐所未及為者武王卒能之也因美作都而推言征伐故曰繼伐也此章詩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皆曰烝哉蓋烝衆也謂可為衆之君也

傳以君為能群義亦若此后言其可繼文王有可繼之道故曰王后皇有天下之稱武王既有天下故曰皇王辟亦君也有行法治人之義故武王又曰維辟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尸橘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遹述也駿大也聲謂聲聞寧謂安民成謂成功皆指文王伐崇之事謂文王伐崇所以有聲聞之著者以其非出私意志在安民而已故能有成功也文王之聲聞可述而大之文王之安民可述而求之文王之

成功可述而觀之所謂文王能盡君道者如此也聲聞在外故當述而大之厥寧在志故當述而求之成功已顯故當述而觀之詩人立言誠不苟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上章既言文王有成功此章遂言文王之武功在於伐崇與作豐也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文王非特以文德顯伐崇之舉乃文王之武功可謂文武兩盡功德並隆

矣伐崇之後遂徙都豐葢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

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

築城伊淢（況域）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

哉

上章既言功成而徙都此章遂言作豐之事匹配也棘急也案周官匠人云成閒有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築城既視淢之廣則作豐之邑宜亦配其淢不過十里也文王作豐之時紂既在上不欲侈大其城邑

故以十里為制然文王此舉非急成已之欲也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耳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直角維豐之垣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濯言光大也翰幹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詩人謂文王浸以光大以作豐之都城也文王為天下所歸四方無不至矣非有都城

為之翰則不足以守其國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

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壁〉皇王烝哉

此章言豐水東注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豐鎬相去

二十五里爾因作鎬京而思禹功蓋非禹昔能治之

使豐水東注於鎬則鎬不可為都矣作鎬乃在克商

之後蓋豐之為邑僅十里爾不足為天子之都故述

文王作豐之意而作鎬謂之京師然後能受四方之

歸而行法以治之故曰皇王維辟此武王之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武王作鎬既足以受四方之歸矣及四方之人來至鎬京樂辟廱之學善教養人才於是乂心悅而誠服也故曰無思不服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武王述文王作豐之舉而作鎬已足以動四方之觀聽然未若述文王

辟廱之教養更足以致四方之心服則學校之於天下國家顧不重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此章言武王居是鎬京而安且樂蓋其始謀非出於私意先稽考於卜筮龜既出吉兆以正之武王乃築城邑而成之所以居之而安且樂也其後幽王雖居鎬將不能以自樂詩人嘗思而刺之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

豐水有芑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厥孫遯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嘉穀也仕猶用也詒遺也孫順也燕居也翼輔也

此言武王既作辟廱於鎬京以養人材則前日文王豐水辟廱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者武王豈不仕而用之言皆收用無遺也夫武王不遺豐水之材可謂孫順之謀也以是謀而詒其子孫豈不足以獲其安輔之效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詩人指稱武王蓋

亦作於武王之後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此章推尊后稷之功以配天故曰尊祖后稷之母姜姓嫄名炎帝之後也姜嫄之生后稷神靈甚異是天實生之以教民稼穡功及萬世故其後文王武王遂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及郊祀后稷以配天詩序與孝經之言相應信乎經聖人之手也后稷堯

所命之官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原生民如何克禋因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生民謂周人之始與民之初生同意時是也是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姜嫄始無子故精意以享祀郊禖之神以弗除無子之災見巨人之迹焉人以為上帝之足迹也姜嫄履之甚敏疾心歆慕之於是自加助養

安止其居處果即有娠甚早而不遲遂生育后稷可
謂神異矣巨迹之事學者多疑之竊以為古者民未
粒食民未知教自非上天降生聖賢以任其事豈常
人之所能邪既曰天命則生而神靈亦豈後世所得
擬議邪符瑞之說固所不取嘗以麟趾騶虞詳言之
矣獨於稷契之生巨迹玄鳥之事乃聖人存於經安
得舍經而不信使后稷之母無巨迹之異則是因禱
而生何為是詩乃記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實使契

之毋無玄鳥之祥何為後世頌之直以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詩為配天而作玄鳥為祀高宗而作蓋用以告天地祖宗詩人何敢誕妄將誰欺邪况后稷名曰棄契謂之玄王義有可據而生民之雅玄鳥之頌聖人之所存固不得而廢也魯頌言上帝是依正指帝武之事商頌言帝立子生商正指玄鳥之事可謂著明矣先儒有言天地之始何嘗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論太高遠故學者

亦未遽信竊謂後世因禱而生如尼邱之類固多矣亦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説庶乎通論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達不坼不副孚逼無菑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字雖有別訓此詩人用之皆言其異也彌則過於滿矣謂常人滿十月而生后稷獨過之所以為異也先生首生也達羊子也常人首生多留難后稷之生

如羊子之易所以為異也常人生子或有坼副菑害之苦后稷之生皆無之所以為異也此天欲顯赫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有以安我乎豈不安我之禋祀乎何其安然生子若是其異也寧康居皆當訓安

誕寘之隘（於懈）巷牛羊腓（符非）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后稷之生有巨迹之事是以異之以為怪始置之隘

巷牛羊則動足以芘愛之又異而置之平林適值伐木之人而收之又異而置之寒冰鳥則以翼覆藉之鳥既去后稷呱呱而泣矣至是知天之所生不可棄也苟無履巨迹之事則是因禱而得子何為自疑其怪而棄之忍如此愈不近於人情矣

實覃實訏況于厥聲載路誕實匍蒲匐克岐克嶷魚極以就口食蓺魚世之荏而甚菽荏菽旆旆蒲貝禾役穟穟遂麻麥幪莫孔瓜瓞唪唪布孔

覃長也訏大也后稷為兒日漸長大其聲明暢聞於滿路其所異者實始能匍匐即岐嶷如山之峻茂始能就取口食而以種蓺為戲其荏菽謂戎菽大豆則旆旆然而垂其禾役謂禾苗成列則穟穟然而成麻麥則幪幪然而茂容瓜瓞則唪唪然而多實謂能種蓺五穀異於他人匍匐時也史記謂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菽麻菽美蓋本諸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茀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塋井）實栗即有邰（他來）家室

相助也茀治也黄茂者穀以黄為善也方房也苞甲也種布也褎長也發始華也秀始𥝖也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好也穎垂末也栗不秕也異哉后稷之為穡也雖天實生之而助之成者后稷也故曰有相天之道或曰壤細則能保澤否則透風不能生人力之助贊化育之一端也夫莠稂莠者害嘉穀始民未

知茀除其豐草也與之並生故穀不美后稷始以除草為農事之先所以種之必至黃茂也既言除草矣於是言播殖之次第房而甲者清其種也種而長者立其苗也華而綫則穀生矣實而好則穀成矣乖而不秕則成而善矣此所謂黃茂也后稷之治稼穡能相天如此故堯命之以后稷之官而封於邰周始有家室矣史記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

利蓋本諸此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孚鄙)維穈(門)維芑(起)恒(古鄧下同)之秬

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壬)是負以歸肇(兆)祀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

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

人也詩美后稷能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

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然則謂嘉種

降於天古亦有是說孔氏所不信後世賴以為證也

后稷既為農師故降嘉種於民亦甚衆也秬黑黍也黍有一稃二米曰秠穈赤粱也粱色之白者曰芑此四者乃穀之嘉而難成者恒徧也后稷教民播種有相之道故徧及於秬秠則既穫而棲畆徧及於穈芑則肩任而背負言其穫之多也以歸肇祀者后稷非特教民粒食嘉穀既成於是又教民以黍稷稻粱為鬱鬯為粢盛以祀其先人故曰肇祀以明后稷之前嘉種未分未必能為鬱鬯為粢盛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或揄由或簸波我或蹂柔釋之叟叟所留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以軷蒲末載燔煩載烈以興嗣歲

我祀者周家之祀也后稷既教民肇祀而於周家之祭祀則特異於民也舂者納之臼也揄者抒而出之也簸者揚其糠蹂者脫其穟淅之叟叟而有聲炊之浮浮而有氣則其治黍稷稻粱也尤為精詳后稷又謀之於衆惟之於心謂有國有家於祀之大事禮貴

其備固不止如庶民之用黍稷稻粱也於宗廟之祀則取蕭之香草合祭牲之脂爇之謂之升臭於道路之祀則取羝羊之體伏於軷上以車轢之謂之犯軷或傅之火而燔之或貫之火而烈之蓋以備薦俎凡此祭禮之縟者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后稷肇周家之祭祀豈止用於一時哉由后稷而下興來繼往皆不敢廢是則可美也鄭氏釋周禮云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

而去

卬五郎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于今

卬我也周公自謂也后稷雖肇祀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言以謂我今日之祭所以實菹醢于豆實大羹于登馨香始上達上帝已安饗者以后稷有功足以配天故也胡何也亶信也我以何德之馨香信能

至是乎謂已不能至是也於是又推而言之曰自后稷之始制祭祀庶幾不獲罪於天不招於悔吝以至於今日此功豈可忘哉所謂推以配天者如此是詩八章皆賦也

行葦（韋鬼）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說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疑此詩失先後之序非也竊以謂有致治者有保治者人倫正朝

廷治天下被其化庶類蕃殖此周家致治之道固自有其序也及夫累世賢君發於中者無非愛見於外者無所薄則忠厚之化薰陶感格始及於人終及於物雖羊牛之牧宜無所愛惜亦知勿踐於行葦則仁及於草木矣當是之時夫何為哉内則燕樂同姓外則尊事老成舊德之人不特養其口體而已又將乞其道德之言以為持守之計此周家保治之道豈容輕議哉曰以成其福祿者蓋周家受天之福祿久矣

至是則成而無缺也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黄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為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為甚順無不可者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甚為著明或別行養老乞言之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

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說者謂勿踐行葦為牧人之仁抑不知后稷之棄牛羊自知腓字亦豈牧人使之然哉

敦徒端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閒也苞方抱擇也體方成形也泥泥柔澤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戒其無相遠也具爾猶言俱如此也詩人因見行道之葦不為牛羊

所踐履故能方苞方體生意始遂維葉泥泥形色可
愛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人之兄弟內心相親出於
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
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俱如此葦也國風刺平王
終遠兄弟小雅刺幽王兄弟無骨遠戚戚安在哉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御
上章既言兄弟之不可相遠此章遂言陳設為燕射
之禮序言九族詩止及兄弟舉其尤親者為言也與

角弓同意既陳之筵又藉之以重席既受之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為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加以安之也

或獻或酢（才洛）洗爵奠斝（古雅）醓（他感）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婢支）臄（渠略）或歌或咢（五洛）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商曰斝周曰爵欲酌則洗之卒飲則奠之爵斝畢陳言禮之盛也或曰儀禮飲觶

者亦曰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别變其文耳醢肉汁也以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為名醢所以擩菹禮籩豆皆偶有醢必有菹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或燔其肉或炙其肝又有嘉殽用脾臄爲脾臧也說文曰土藏也臄函也說文曰函舌也亦以老者與燕故多用珍也或歌則比於琴瑟以弦和歌也或咢則徒擊鼓聲可咢也以見同姓之燕禮樂備舉如此

敦雕下同弓既堅四鍭侯既鈞規句舍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古豆既挾子協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弓畫弓也敦古雕字荀卿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亦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蓋矢名也上章言射弓矢貴於精良敦弓言材之堅四鍭言輕重之鈞舍矢既均則在位者皆射無不徧也射既徧則以中多者為賢下

章言勝故記射者用弓矢之善既句則引滿也既挾則徧釋也四鍭如樹則四矢皆中在侯如植也四矢如植則以中而不驕者為賢蓋射以觀德不專主皮射中者德也不驕者德之盛也揖遜而升下而飲不以中病不中者況有老者與燕尤以不侮為賢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湯來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二章所謂養老乞言之禮也燕與射則徧及在位

者養老乞言則専為老者而設故於燕射之後特言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言成王行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禮其餘在燕者不與焉故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者説文曰醹厚酒也養老之酒厚於燕也酌以大斗者漢禮器制度注為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養老之器大於燕也以祈黄耇者祈求也下章皆乞言者之辭也謂黄耇之老面若凍梨背有鮐文壽之相也壽既如此必能有道以引我於前有德以翼我

於左右維壽考者之言可以致吉蕆有以助我之大福也祺吉也介助也是詩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首章興也餘皆賦也

既醉大雅 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下流

此詩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也賓筵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今與燕者既醉而無失德所謂既飽以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食我以禮也所謂飽德如此君子以成德為行醉

而無失德幾於不為酒困即士君子之行可見也小序直謂之大平葢非天下又安無可治之事成王之君臣安能從容燕樂如此由朝廷之晏然知天下之無事故曰大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章言成王與羣臣燕樂禮不嬿於厚既醉人以酒矣醉而不及亂是又飽人以德也上之所施於下者如此故下之所以報上欲其萬年助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此章言君臣之施報與上章同殽俎實也將奉持也祭畢則歸俎楚茨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國語晋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無殽然則有酒無殽所以罰也昭明明德也欲萬年

永助明德之主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此章申言明德之美也融明之周也左氏曰明而未

融朗明之充也洪範曰高明柔克令善也俶始也臣頌君之明周徧物情故曰融充大德性故曰朗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詩人善頌之意猶未足也於是又舉公尸告嘏之辭焉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章以下皆公尸所告之辭也籩豆之實皆潔清而新美禮之備也同與祭者相檢攝以威儀敬之至也

此言祭之日禮與敬無不足也祭之威儀若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求位

時是也類善也此章中言敬之見於威儀者不特與祭者為然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謂嗣者君之嗣子也與祭者既能敬於先而嗣子舉奠於後其敬抑又甚焉孔時猶言甚是也則周家之致孝於鬼神可謂源源不竭矣宜其神永錫以善亦無已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胤(羊刃)

壼者内也祚福也胤子孫也此章申言神錫以善凡在室家之内者均受其慶不特一時為然祝君萬年永錫此福以及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也僕屬也此章申言子孫均受其慶天之被覆以百祿不止於一時祝君萬年受天之大命僕屬而不絶矣

其僕維何釐{力之}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析也從隨也不曰士女而曰女士内外之序也不

曰子孫而曰孫子似續之遠也易家人女正位乎内

男正位乎外亦先女而後男傳有言子又生孫孫又

生子亦謂似續之非一耳此章申言天命之僕屬在

當時則析之使有辨而女士皆盡其善在後世則隨

之爲無窮而子孫皆蒙其休凡公尸之告多祝頌之

辭也是詩八章下章首句必貫上章之意與文王同

皆賦也

鳧(符)鷖(於雞)守成也大(泰)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洛)之也

既醉鳧鷖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鷖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燕樂既醉無失德善頌善禱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事朝廷晏然不能也故曰太平祭祀則盡禮敬之美燕樂則無沈湎之失故公尸樂之

安然燕飲如鳧鷖之安於水以為成王當太平無事之時能持守如此則盈不至於溢成不至於虧公尸之安樂乃神祇祖考之安樂也故曰守成說者曰成之既難守亦不易又曰人茍不安神將何依得之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鷖鳧屬蒼頡解詁曰鷖鷗也爾雅曰鷉沈鳧也郭璞曰江東呼為鷉陸璣曰水鳥之謹愿者也涇水名也

沙水旁也渚水中也潨水會也亹水絶也皆鳧鷖性所安者詩人取以協韻非有他義來燕來寧在燕而甚安也公尸既安故爾其君以見親愛之意謂酒殽潔清而馨香神將以福禄來成言無所缺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為于

來燕來宜在燕而甚宜也爾酒既多猶言君子有酒多且有爾殽既嘉猶言物其有矣維其嘉矣福禄來

為來助也

鳧鷖在渚之與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來燕來處在燕而久處也湑莤也脯乾肉也來下來也

鳧鷖在潨在公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宗尊也來燕來宗在燕而獨尊也尊者既安則福祿

遂降矣既言來下又言攸降則福祿崇積而愈大也

鳧鷖在亹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來止熏熏謂公尸在燕熏熏而和飲之旨酒則欣欣

而樂奉之燔炙則芬芬而香公尸之燕飲和樂如此

則祝王無後日之艱難所謂福莫長於無禍也是詩

五章皆興而賦之也

假格下同樂嘉成王也

假有二訓音嘏者大也音格者至也此詩繼既醉鳬鷖之後人則有士君子之行神則神祇祖考安樂為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嘉亦美之至也若訓大固亦近之説者乃音嘏似非詩意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於孔子之孫皆以為嘉樂蓋見聖人所删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為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可證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此章嘉成王既享其至樂且有顯然令善之德宜天下之民所謂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也宜在位之人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也德之及人如此故能受天之祿也中庸以顯顯為憲憲繼之以有大德者必受命蓋以憲憲為大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上章既嘉成王能受天祿此章遂言天之命周亦舊矣而成王德日益大足以及人故天保而安之右而

助之然則成王之得天非始得之也蓋申重以命之也福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成王於至樂之時以百順而干祿其求也亦異於人之求之矣故其慶流於後子孫至千億之多言本支之盛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起迄

此章亦嘉成王也穆穆者敬而和也皇皇者美而大也宜君宜王者謂得君王之道也不愆言不敢過也不忘言不敢忽也率由者謂循舊章而行也舊章者

先王之成憲也不愆者不敢過舊章也不忘者不敢忘舊章也惟其能循舊章所以能保治為可嘉也君王猶言王后皇王説者以為成王之子孫宜為諸侯宜為天子無不穆穆皇皇遵成王之治且君王既不可分為二而詩人方美成王有流慶及子孫遽言子孫有穆穆皇皇之德遵成王之法豈理也哉成王方在位而曰舊章可乎下章率由羣匹為成王則此章率由舊章為成王明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此章嘉成王德盛形諸外而能不自滿也抑抑謙損也秩秩有常也匹耦也謂羣臣也羣臣之中有德可以為君之耦則非小臣矣詩人嘉成王見之於德容者抑抑而能謙見之於德言者秩秩而不變無有怨惡於人率循大臣之所輔道者而行之此所以能保至樂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此章嘉成王雖受福無窮而能頓綱振紀以安庶位也葢四方在外故特舉大綱而已大綱既舉故萬事之紀無不整理所謂之綱之紀則政之小大畢舉矣燕安也成王之政小大畢舉則羣臣皆得以安其職守羣臣之中有德可以為君之友則臣主俱賢矣說者以燕為燕飲頌言燕及皇天可以為燕飲乎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佳賣于位民之攸塈許器

此章嘉成王既能安庶位則外而百辟諸侯内而為

卿為士皆知奉上媚順也百辟卿士之順其君豈務為容悅哉蓋夙夜匪懈勤於其職以此奉上故天下之民皆得安土樂生故謂之攸塈也塈息也說者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所由休息也此論足以發明詩人之意是詩本四章今從文義當作六章皆賦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豳及成王將涖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止陳豳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艱難且其詩為遭變而作而成王猶未即政不當有雅故繫之豳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涖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家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果）餱（侯）糧（良）于槖（他洛）于囊（乃郎）思輯（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厚也康安也埸畔也疆界也積露積也倉廩藏也餱食也糧糗也小曰槖大曰囊干盾也戈戟也戚斧也揚鉞也言公劉之厚於民不敢以其居為安也蓋自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而竄戎狄公劉不窋之孫也不敢以戎狄之居為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

之業乃治其疆埸乃聚其積倉為餱糧之備眾心懷之間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於是以器械自衛啟行遷于豳凡此皆以為民也然則不密雖居戎狄非豳也

其豳之近地乎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他安則在巘魚䇿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遥鞞必頂琫必孔容刀

胥相也宣道也高山曰巘廣平曰原公劉始者來相

豳之原以為可以致庶而且繁可以順其地之宜可以道其水之勢必永無愁嘆之苦於是由原而升巘復降而在原言相視之審也舟者容刀之鞞也刀為首則鞞為下禮器彝皆有舟亦謂舟在下以載彝也維玉及瑤既為容刀之下飾故曰舟之鞞者鞘之下琫者鞘之上意鞘之上下亦飾以玉及瑤也以玉及瑤為飾佩服之貴者也公劉相民之居人見其佩服之貴謂以如是之佩服而陟巘降原甘其勞苦以厚

於民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逝往也瞻視也溥廣也山脊曰岡高而且大曰京公劉徧歷百泉則無所不往矣相視廣原則無所不覯矣因升彼南岡而見高大之山謂可以為大衆所居之野於是處處則處其居民也於是廬旅則廬其賓旅也廬則本為豳民猶後世所謂土著也旅則遷徙

而至猶後世所謂流寓也於是施教令故曰言言於是議政事故曰語語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言語語謂其申復不一也京大也師衆也後世始以名天子之都周之先世所謂曰嬪于京依其在京止言其大猶所謂大都大邑云爾及武王既有天下不改其舊曰王配于京曰鎬京辟廱及是始為天子之都名矣故春秋所書以王室為京師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食嗣之飲於鴆之君之宗之公劉既依此京以居於是與其臣民燕飲以樂之蹌蹌濟濟則禮容已有可觀者又使之設筵授几以安其耆老則臣民咸在為可知賔既登席依几矣主人乃命宰夫造其牧所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雖立國之初禮從簡質而儉朴之俗後世無有也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既食之既飲之於是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於是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

葢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行其詐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丹）度（待洛）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公劉視豳之都既廣而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參之以高岡相其陰陽寒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之利立大國三軍之制以治兵為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

既度其隰原以為田矣又度山西之夕陽亦為之田以見人力有餘地無遺利也豳人之居至是信無不荒治之矣周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是單而無副然立國之初以周官軍數言之三軍已三萬七千五百人不為少矣凡周家軍制徹法蓋皆始於此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之即

此章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葢以處新甿也周官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𡟎惡為之等說者謂新徙來者治有所求也無使征役復之也以地之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公劉於居豳舊民既已授田矣新徙至者則授之館亂絶流也遡鄉流也已授館矣於是涉渭之流取石以為厲取鐵以為鍛為新甿備器用以理其居止之基其來者既衆而

且有言不勝其多也故又左右夾其皇澗鄉流遡其過澗使之居止而所止之旅尚爲稠密鞫窮也雖芮水之窮亦即而居焉皇澗過澗說者以爲澗名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說者以爲汭在豳地窮汭之源不足以容新甿則豳日益大而公劉之德爲民所歸周之王業方興未艾此其所以爲大雅歟旅既以賓爲義此詩上章言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戶也今已爲舊民矣卒章言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故謂

之新甿焉周官遺人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皆所以待行旅此詩上章言廬卒章言館雖未有地里之異而所以待行旅之意則同也周官豈亦采先世之名而又分遠近歟周官新甿授地之法與舊民同此詩言其居止不言授地周官言其授地不言居止信乎六經相為表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泂迴同下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周公戒成王之詩多矣序不復著其人蓋不勝言也

召公止作三詩然公劉言民事泂酌言奉天卷阿言用賢王政之大固無出是三者戒之之意不其深乎然是詩止言行潦至微可以供祭祀之用豈弟君子可以為斯民之主初不明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而序詩者發之蓋召公之言誠非淺近序詩者得召公進戒之深意乃能發明微旨於言外然則作詩者之意序詩者之言皆未易以淺近論也

泂酌彼行潦老挹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饎尺志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泂逺也餴餾也濯與溉皆洗滌也行潦易得之水逺而取之貴其潔也挹而注之致其嚴也可以餴饎可以濯尊罍可以溉釡鬵物至薄而用可重禮不足而敬有餘以是而祭何為天遂親而饗之以主祭者有道德故也道德孰見哉天之視聽葢在乎民王者

能以樂易為心視民如赤子有父母之慈愛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且安土樂生不知帝力何有於我若是則王者之道德殆不可以名狀獨天能知之耳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如此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其是之謂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權下同

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

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葢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静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脉為國家之福在成王持守之時尤當知此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回風也自南長養之方也人主能虛心屈體如卷然之阿有以容之故吉士有温

厚之德如自南之風飄回而入王與之處薰炙漸染充其德性亦如南風之長養也召公以成王為豈弟蓋人主以樂易為善故也召公既指卷阿為喻遂稱成王為豈弟君子而告之曰今日來從王游來歌其事正欲矢陳其善言也其進戒之意可謂緩而不迫矣其詩首言來游來歌卒言維以遂歌與皐陶賡歌之意同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在由）矣

伴奐閒暇貌優游自得貌彌充也酋終也召公爾其君蓋親之也謂成王游於巖廊則甚閒暇休於法宮則甚自得當是時也夫何為哉誠能使德性日充則周家自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之不言先王而言先公蓋周之王業實始於先公也

爾土宇昄（符板）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顯也成王承文武之緒土宇日大而顯其基業可謂不薄矣使德性日充則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矣蓋神依人者也人苟不安神將疇依故曰主也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除舊更新之謂也純備而不駁之謂也康安也嘏福也周受天命至成王已累世可謂長矣成王有持守之道則除舊更新之祿至成王又為甚安矣誠能

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而不已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馮符冰）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上二章但言德性不可不充蓋戒成王以求賢自輔也此二章遂言成王用人之效有馮有翼吉士之才也有孝有德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前以翼其左右則身無過舉故樂易在上足以為天下之法則也故曰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圭璋成王德容之盛也令

聞令望成王德名之美也王既賴吉士之輔翼養成其德表裏相副則樂易在上足以為四方之綱領也故曰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言吉士之得君也鳳凰靈物也出則為世瑞故以喻吉士吉人也翽翽羽聲也亦集爰止謂集於

所止喻吉士之安其職守也安職守者藹藹而盛則能不負王之任使皆知自盡以奉上故曰順于天子亦傅于天謂飛而戾天喻吉人之在高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盛則能宣布王之命令必使膏澤下於民故曰順于庶人順于天子則君心嚮之順于庶人則民心歸之吉士之仕於王朝顧不樂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布孔〉雝雝喈喈〈七西〉

此章戒成王以吉士之仕於時如鳳凰之鳴必於高岡之梧桐言成王當處之得其地待之有其禮而後可也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非有菶菶萋萋之桐安有雝雝喈喈之鳳蓋山東曰朝陽亦顯地也梧桐生於此雅宜於鳳與所謂鳥則擇木之意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章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之意不宜少懈王之車非

不庶而且多王之馬非不閑而且馳何憚而不廣求吉士以此車馬錫之召公所陳之詩亦既諄複矣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其欲歌之事而已蓋其進戒之心為甚切故言雖足而意未足此其所以為賢歟是詩十章首章及七章八章九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四
五

臣 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詩補傳卷二十四

宋 范處義 撰

變大雅

厲王之亂有變大雅無變小雅意者大政已失故小者不足論歟而幽王之亂二雅俱變何也竊意聖人刪詩以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已見於六月之序故不復存變小雅之詩而幽王之變小雅所取為多以明幽厲之政皆大小並失故也然厲王之亂宣王能興

之幽王之亂平王不復振雖係於宣王平王之優劣亦以厲王去成王為未遠由成康以下未有失德如厲王者厲王始壞周家之政而宣王之賢足以遠紹文武之丕緒是以興衰撥亂為中興之冠不幸幽王繼之其亂又甚於厲王則周家大政不堪再壞固已難於整頓況平王天資仰望宣王相去遠甚宜乎東遷之後無復王化之行此幽厲之亂雖略相似而宣平二君中興之功所以不同者蓋如此厲王去成王

實九世鄭氏以為成王七世孫葢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上不數成王中不數孝王故曰七世也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

召穆公即名虎也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臯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

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穆公曰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奔彘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曰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怨懟乎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太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卒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自

以為諫爭莫大於此愛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者能之乎民勞之説後世有祖其意為五噫之歌者君子有取馬

民亦勞止汔許一下同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君師之任在寵綏四方而已穆公首以民勞為言可謂知言之要也曰民亦勞止則民之勞苦亦極矣汔

終也既至此極王豈可不終少安之乎望王之意為甚切也中國京師四方諸夏也中國雖不可專謂之京師四方雖可以兼言夷狄然是詩之意則指京師為中國指諸夏為四方中間既明言京師四國矣說者不可以辭害意也有惠愛及此京師則四方之人亦可以少安蓋京師根本之地天下治亂之機也王者之惠孰為大無縱詭隨惠之大者也詭隨指不正之人妄從上所欲者其用心必無良善不過欲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耳惟於始詭隨之時即不縱之以肅其無良之意是乃用此以遏止其寇虐之患也憯者憂傷之辭也召公謂我所以勸王不縱於其始者葢始之不從則易為力及其至於寇虐則甚可憂傷矣憂傷者何以其不畏明明上天勇於為惡故也然則欲遠人之柔順亦在能治其邇臣之詭隨耳欲定我王室其可不自無縱詭隨始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惽怓（女交）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皆言當少安之每章協韻

初無異訓也逑匹耦相聚之貌既少安之則四方之

人得以耦聚無離散之患也惽怓惑亂人主也既能

知其詭隨而不用則足以肅其惑亂之意不至於為

寇虐使民憂戚也上章既言當察邇臣之詭隨此章

則又戒王當察其有勲勞者不棄然後足為王之休

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四國猶四方罔極謂其用意不善無有限極也慝惡也既不縱於始是不使之可以作惡也上章既言當察有勞者勿棄之此章又戒王當自謹其威儀以親近有德之君子蓋有德之人王苟不加之禮貌則將去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泄猶沓也紛亂貌能惠中國是不使四方之民憂至
於亂也醜厲猶言醜惡也既能不縱之以肅其醜惡
之意則正道不至於敗壞也戎猶汝也說者謂戎之
與汝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汝本示親愛小子則
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為
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為小子意其即位未久年尚
少巳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

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遣起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能惠中國則四方之國無有被其殘虐者繾綣欲固結人主也既不能縱之以肅其欲固結之意則正道不至於反覆也上章言正敗謂正道不可敗耳此章言正反則以正為邪以邪為正不止於敗也以厲王之資穆公欲使之如玉之粹可謂責難於君矣此之

謂大諫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板 版 凡伯刺厲王也

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左氏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然則凡伯乃周同姓之世卿故至厲王時猶曆伯爵君有過則諫乃其分義所當然故其辭規切人主詆誚同列不為過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詩人之辭多取重言其義亦非一端其間有取諸物如曰繩繩蓋取子孫如繩之聯也如曰耳耳蓋取六轡如耳之附也是詩上言板板下言管管意亦取諸物云爾板以言其判管以言其虛天命不固而離判故曰板板君臣無聖人之誠實故曰管管痺病也出話謂出令也不然謂無信也詩人多以諶為猶以無為靡以誠為亶謂天命離判則下民受其病朝廷號令無信則為謀不及遠原其所以號令不信正以無

聖人之誠實耳既無聖人之誠實此謀之所以未遠也以是而進戒於君可謂大諫矣然則號令不信無聖人之誠實豈小過哉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上章既刺號令不信此章遂戒以上畏天命脩辭令以安民蓋辭令之不脩不特王之過必有代言之人均任其責故詩人併譏其君臣焉方難謂艱難也方

蹶謂震動也子思中庸以顯顯令德為憲憲繼之以有大德者必受命由子思之意則以憲憲為德之大也孟子七篇以無然泄泄為沓沓繼之以言非先王之道由孟子之意則以泄泄為言之非道也今天命方艱難震動而王之君臣無德而憲憲自大出言則泄泄非道民何由而安乎於是誨之曰辭令苟善則王言之出民必和故曰輯民必悅故曰懌洽合也莫定也民和則合而不散民悅則定而無擾所謂發號

施令民說謂之和者如此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如俱謠

是詩大抵併譏君臣獨此章專詆同僚蓋人主上不知畏天命下不知安民皆由輔佐之不賢上焉無格心之道次焉無救正之言聞賢者之謀乃以為笑如此則王孰與為善哉僚官也即就也囂囂猶謷謷也服猶事也凡伯自謂我所掌者雖異職事然與爾比

肩事主我就爾謀此國事乃聽我之言囂囂然彊辯不以我言從事反相非笑古之賢者尚詢訪及於貧薪者況於同寮乎蓋所以責望於同列者如此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老夫灌灌古亂小子蹻蹻其略匪我言耄莫報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不可救藥

謔戲侮也灌灌啓沃也蹻蹻舉趾高也熇熇勢熾盛也天方將降禍虐而王之君臣乃相戲侮而不知懼老夫凡伯自謂也小子指厲王也老者之言雖啓沃

不敢已而厲王蹻蹻然舉趾高而傲我非我之言以耄而妄發所可憂者君臣相戲侮而不知戒懼則禍將至於是又以火喻之始而燄燄猶可救也多至於炎炎熾盛則不可撲滅矣救火如救病然未甚者藥力可攻甚則不可為矣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皆謂當早治之耳

天之方懠才細無為夸毗苦花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玷屎許伊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兮毗體柔也殿屎呻吟也天方怒王君臣何為體柔相順從而為非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令乃盡迷亂而無度時之所謂善人者亦尸位而無所為聞民之呻吟莫敢庇之揆能衛其足有庇下之義莫敢揆者慮終不能庇之故不敢也時既喪亂民蔑有資生之具亦莫有賑恵之者刺王之君臣不恤民如此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如篪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無自立辟亦婢

此章誨王治民之道在順天之理以開其明耳故曰牖民王勿謂民之愚而可欺也王之所為循於天理則民之從之也如壎篪之應如璋圭之合如取攜之易壎篪言其聲之能相應者璋圭言其形之能相合者若夫取之於彼攜之於此則凡物皆然詩人既以取攜為喻又慮王以為易欲作聰明以益之惟一順天理自然之益則牖民尤為甚易耳辟字上音僻言

民之邪辟也下音壁言君之立法也民心無常固多邪辟君無自立法以防民蓋慮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孰若順天之理以開其明為易邪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誨王用人以固其國當以德為本以冢子為助也价之訓善起於毛氏而諸家從之觀詩人藩垣屏翰及維城之喻則是五者皆所以固其國若以价為

善則五者皆當用善人豈特維藩者乎价與介通用古者行禮有賔則有介蓋介有佐輔之義以詩人之取喻言之藩籬外也垣墻内也屏以蔽其外翰以扞其内城則包是四者而域之者也价人意其大臣之在外為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大師則大臣之在内所謂赫赫師尹者故曰維垣大邦大國之諸侯故曰屏以蔽其外大宗則同姓之九族故曰翰以扞其内四者固所以為國之衛必人主懐之以徳乃能使之

安於内外四者既安若可以無憂矣宗子猶言冢子謂大子也大子天下之本也必立冢子以為君之貳而後國本益固如城然是知宗子為國之助又非四者之比故城壞則四者雖備無益也天下大計所可畏者獨在於城壞耳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馳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戒王當知敬天以天監昭然不遠人故也天之

震怒誠當敬也誰敢戲豫言必憂戚也天之渝變亦當敬也誰敢馳驅言必惕息也天怒如迅雷風烈之類天變如日蝕星孛之類昊天曰明謂天之始明也昊天曰旦謂明之既盛也出王謂出而治王事也游衍謂退而游宴也衍溢也有流連之意始明而治事既旦而游宴王之所在天必降監無所不及也可不知敬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如此也是詩八章其六章七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箕子陳洪範以王道無偏黨為蕩蕩孔子稱堯以大而無能名為蕩蕩則蕩蕩本非不善之訓學者當知古人有善惡通用如極之字可以為皇極可以為六極之類然後可與語是詩之義夫道也天也不可以限極而論故皇極之王道帝堯之則天可以為蕩蕩至於人主之治國家當有綱紀文章若以蕩蕩言之則

無道之極也是詩意其作於厲王監謗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為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嘆商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使序無是言則後之人讀蕩之詩以爲何等詩也柰何反疑序之誤乎就使序之言為非則首章蕩蕩上帝以下曰疾威曰多辟可以蕩蕩為美乎學者宜審思之說者曰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

不可與言矣直傷其國之將亡此說得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疾威上帝其命多僻(匹亦)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與國風魯道有蕩同魯惟蕩然無法度是以文姜肆為醜行無復忌憚厲王之世無綱紀文章可謂法度廢矣故召穆公以下民之辟為言蓋詩人以君為辟者謂其能行法以治人也今厲王蕩蕩然無法度何以為民之辟哉既不足以為民之辟則是暴虐之

君耳疾威謂暴虐也敢行暴虐故其出令多僻違不順於人情也上言帝不敢斥王也下言天謂上天也上言命謂命令也下言命謂民命也烝衆也諶信也召公歎斯民受命於天有不可信其初靡不有善終則鮮不為惡蓋以厲王無法度不足為民之辟而又暴虐僻違故民胥化之失其信也此亦足以明人之性本善為政化所移如此一說匪諶謂天命也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如夏商周之初靡不生賢君終則生

暴君以禍民指言周初有文王終乃有厲王故下言夏后殷商亦通然既言烝民則前說為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德女興是力

以商比厲王可矣名公之言乃假文王可乎曰召公為此詩蓋當厲王監謗益嚴之時賢者愛君不能自已以文王為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猶冀厲王聞之皦然悔過蓋不徒為此詩也然則假文王之

辭以語他人固所不可假祖宗之辭為子孫之戒召公之用意深矣可以為萬世諫暴君者之法庸可非議哉彊禦者以彊愎禦善之人也掊克者以掊斂為能之人也是人也而在朝廷之位服朝廷之事滔淫也言彊禦掊克之人是天降滔淫之德為國之患王柰何起而力任之乎滔淫之德所謂凶德也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為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流言以對

寇攘式内侯作侧慮侯祝周救靡届靡究

類善也懟怨也寇攘謂盜權為姦者届至也究極也

此章言當時朝廷豈無善人而善惡不能兩立故執

義之善人彊禦之徒多怨之乃采流言不根之事對

上言之式用也善人既受誣而去則彊禦之徒專為

寇攘以用事於内侯維也維相詛祝無有至極無能

窮究蓋小人常態所言之事慮人之不信必為詛祝

以堅人之聽則能不信者鮮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烋(火交)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無卿炰烋虛驕作氣之貌斂怨以為德亦凶德也無背後無臣也無側左右無臣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此章言王所以虛驕作氣于中國專為斂怨于民之事而不知止者則左右前後之臣皆非賢者故也以怨為德是怨德猶不分可謂不明矣曰背曰側小臣也曰陪曰卿大臣也召穆公雖賢所謂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飲酒齊色曰湎言當時君臣上下荒湛于酒湎然齊一也詩人既以滔德為天降此章言天豈湎爾以酒哉謂德之滔淫固天資之不美而以酒自敗則人之為也既敗於酒則惟不義之事是從是用其過愆見於容止之閒明即晝也晦即夜也既湎於酒則日用

叫號讙呼不知其他曰不義從式所謂縱淫佚於非彝也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曰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蚤莫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者胥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皮器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螗蟬屬沸羹烹飪也二者皆聲之雜沓足以亂人

之聽言當時國是不定發言盈庭雜沓無紀莫知適從君臣上下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矣而一時之人尚由而行之不知其非㬥怒也覃延也近而中國遠而鬼方皆怒於下而上不知國其危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是也言商之亂亡不可以為天之非是商自作孽耳舊德老成之人先王所圖任者也商乃播棄黎老

所以致禍縱當時無老成人先王之典刑舊法尚在也王如不此之聽則國之大命傾喪無日矣言雖無舊人能守舊法亦足以壽國之脉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人亦有言謂時人之言猶所謂諺曰是也顛沛偃仆也揭拔也撥絕也言欲偃仆大木者未去其枝葉先絕其根也人主者固天下之本根今所為如上章所

陳是先絶其根也天下雖未亡而國本先亡無可為者矣召公愛君之心猶惓惓未已故於卒章謂不獨商如此夏之亡亦如此也使商能以夏為鑒則商不亡矣既言商又言夏冀厲王之必信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衛武公之事當以經為信史傳異同不足證也如鄘柏舟之詩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而史記乃

謂為弟武公襲攻自殺且其父釐侯既卒因葬父見攻則不可謂之蚤死矣就使共伯果以襲攻自殺妻既不能報仇又不歸之父母則不可謂之知義矣今共伯死而妻不忍去人以為義則必無襲攻之事也是詩刺厲王亦以自警國語乃謂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說者謂懿即抑也且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始即位至幽王時始入為卿賔之初筵所謂武公既入是也然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衛之公子耳學者

求其說而不得遂疑是詩為刺幽王舍經而信傳理所不可究而言之武公為公子則作是詩以刺厲王至老猶誦之以自警何為不可哉故去其襲攻之說則經淇奧美武公之德為可信去其作懿之說則經抑亦以自警為可信經聖人所删史記國語其事雜出諸家學者可不知所去取哉況抑之名篇以抑抑威儀為主不當為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隅廉也宫城必有隅廉視其隅廉則宫城可知視其威儀則德可知故君子之威儀能謙下者必德之盛者也人亦有言時人之言也謂人雖或哲或愚然不知脩德則形於威儀者必不能善所謂靡哲不愚也庶人之愚職由其疾之使然也如所謂民有三疾是也哲人之愚則以不知脩德亦自戾其性如所謂罔念作狂是也何以知其能脩德哉見於

威儀者抑抑而謙下是脩德之符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章言君之所為必有其效競彊也訓畏服也覺明也順聽從也訏大也辰時也君以得人為彊則四方無不畏服君有覺明之德行則四國無不聽從君以大謨而出命則臣必以遠猶時而入告君能謹其威儀則民必視以為法則此四者人主所當先蓋人才

既衆德行既脩以規模則宏大以威儀則謹飭為國之道孰大於是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前二章大槩謂人主所當為自其在于今以下則皆指厲王之事此章刺荒湛于酒亂政喪德不能用先王之典刑也興猶起也興迷亂于政則自厲王興起之初其政則迷亂而無紀其德則顛覆而無立荒湛

于酒故也王惟湛樂是從曾不念紹述大業之難既不能念其難則不能廣求先王之意恭行明明之典刑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他歷蠻方

此章言刺王既不知念爾祖遂不知敬天也肆猶遂也尚猶崇也皇天在上弗知崇敬之其為惡如泉水

之就下流而亡反必至陷溺偕亡而後已於是誨王誠能蚤夜恐懼洒埽蠹弊使朝廷清明足以為民之表章猶表也次則脩車馬備器械常若兵戎之將起思患豫防則雖蠻夷亦將遠去而不為患遏猶遠也如此則未至於必亡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質謂人民之朴質也謹謂諸侯之謹度也王無恃人

民之質諸侯之謹以為内外無患當戒其不虞於出令不可不謹於威儀不可不敬必能柔順盡美然後可以安人民懷諸侯故曰柔嘉一或不然則人心將攜貳諸侯將叛離於是申言人主之出令尤不可忽譬之白玉有瑕玷尚可琢磨而去之王言之玷缺不可復救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

承

揚雄以德行忠信為聖人之裏以威儀文辭為聖人之表然則人主於威儀文辭皆不可忽也厲王不知脩德則於威儀文辭所失必多故詩人於是二者再三言之上章既戒其謹爾出話此章又戒其無易由言蓋出話則王言之出為號令者由言則凡言所由發在人主亦不可苟也捫持也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謂言一出口莫能持我之舌者逝往也謂言

不可輕往也讎荅也報效也謂言之善否則下必響荅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也德之吉凶後必效驗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也惠順也使人主其言善其德吉近則朋友順之謂羣臣也遠則庶民小子順之謂羣黎也不止是耳其仁言善政垂於後世子孫似續如繩之聯與天下之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亦思

此章誨王之謹獨也輯和也相視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度測也射厭也視王能與左右之君子為友和柔其顏色以與之相接亦必有益豈不能遠其過愆然此乃顯明之地皆知脩飭不為難也必視王在室之時尚不愧於幽隱之地然後為善王

勿謂幽隱之地人所不見也鬼神實臨之夫神之至也且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思語辭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息浅公戸此章誨王欲行法以治人尤不可不以身為之法也辟君也臧善也嘉美也君謂之辟者將以行法治人也則君之德豈可不使之盡善盡美乎德既脩矣則必能淑善其容止不愆其威儀於禮無僭差於心無

賊害如此則足為天下法矣以已之德為天下法如投以桃報以李必然之理也已之德有所未至欲天下化之為善是猶求角於童牛童羊不可得矣徒為是虛語以惑亂王聽耳小子指王也虹者隨日光而成無其實也故詩人取之

荏而甚染而漸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厲王監謗則其剛愎拒諫為可知故此章誨王溫恭

以受諫也荏染木柔之貌木性之柔人則緡之絲以為弓人主有溫柔之質為德之基本然後人告之以善言於是復借人之或哲或愚為喻謂哲人則能聽善言順德以行之愚人則反以善言為僭差彼庶民之有哲有愚故其心各不同如此人主則不可效愚民不能聽善言也

於烏乎呼小子未知臧否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暮成

此章言我告王既切王宜悔悟也詩人不以王為不可告語謂王未知善否耳及其手攜而示之事面命而提其耳則告戒可謂親切矣而王猶未悟以王為幼少邪則亦既有子不得為幼少也於是又借凡民為喻謂凡民無自滿之心乃能受教雖年幼亦必速成誰謂蚤能有知至晚暮始成德者乎冀王之蚤悟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我心慘慘七感誨爾諄諄之純聽我藐藐美角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

此章言王未能悟而悔過故憂而且怨也孔昭言甚明也夢夢言亂也慘慘言憂也謂昊天為甚明乎何為不知我生之非樂也視王之夢夢然昏亂我心所以慘慘而憂傷也柰何誨王之言雖諄諄之多而王之聽言愈藐藐而遠不以我之言為教誨之道反謂

我之言為相虐以王為幼少未知邪亦聿至於耄矣聿述也有繼之意謂及今不能改過且將因循繼之以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回遹于橘其德俾民大棘

此章言尤悲切冀王之終悟也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謂我之告王者亦舊矣非特今日也王及今能聽用我之言庶幾可無大悔否況天命

方艱難國家將喪亡取譬不遠如夏商之世皆近事也昊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復有差忒柰何回邪遹迷其凶德不知改過從善使民大困急乎詳味此詩愛君如愛身所謂刺王亦以自警者信矣是詩十二章八章九章興而賦之餘皆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其周之世卿歟左氏傳文公元年引是詩以為芮良夫非名即字也前乎厲王芮伯作旅巢命武王

時也顧命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後乎厲王魯桓公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平王時也說者謂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亦西都畿内之諸侯也是詩首言世亂民無所庇至不能安處國將從之中言厲王不能考擇賢相以致貪人敗類在位之人與天下之民皆化之故其終責望在位者為尤詳

菀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采其劉瘼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兄怳填知鄰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此章詩人見桑之柔者菀然茂盛其庇下維均一旦捋采既盡則下之託其庇者病矣劉盡也瘼病也以喻周德之衰厲王無以庇其民我所以不絕心之憂愴怳塡兮謂憂心惑亂抑塞於是呼天而訴之謂昊天非不倬然而明寧能不憐我乎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此章刺厲王征役之多見其車馬羽旄而深悲之謂

亂何時而可平殆無國不泯滅矣周之遺黎將靡有子遺皆罹其禍如火之餘燼也於是又哀周之天運何如是之頻促也國步猶言天運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

此章歎天運之窮無生生之資由天不我扶持使我欲止則有所疑欲徂則無所往倘在位之君子實能持心以靜無所事於爭則何人敢生此亂階使至今

為梗而不已邪梗有不靜之意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愍孔棘我圉

此章言詩人之憂非私憂也亦念我土宇本自安靜何我生不逢時正值天之厚怒所以東西往來無有定處我之遇病如此之多則疆圉之危亦甚急矣僤厚也棘急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章謂王宜圖謀王宜謹毖亂既若茲而土宇日削矣然為謀為毖果何事邪我今告王以憂恤誨王以序爵是其事也蓋前日之憂恤以不能序爵故也今而能序爵使賢者能者各當其位則亂可息而憂可去矣如人之手持熱物誰能不洗濯以殺其熱今慮憂恤而不知序爵是執熱物不知往而洗濯也如此則何以能至於善亦相與及於陷溺耳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愛民有肅心荓普耕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寳代食維好

此章言君子之仕亂世如鄉疾風而行氣息尚僾浥而不得舒雖有肅謹之心恐緩於事欲速於所往亦使其力有所不逮及蓋力不能與風敵故也言亂政之拂人情所向不遂如此維不得已而歸耕治稼穡為善庶可用力於民事以代禄食耳申言稼穡可寳代食為善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代食又不可望

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羊哀恫通中國具贅爲之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章謂居於亂世他皆不可爲惟盡力於民事可以代禄食今天降喪亂之甚殆欲亡我王室又生蟊賊以病稼穡痛此中國之人命如贅疣然卒於空虚而後已困苦之極至無力以籲天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此章謂昔之順道之君為百姓所瞻仰內則秉持其心外則宣昭其謀以考擇其輔相故其所用者皆天下之所謂善令之所用者皆不順之人衆所不與獨自以為善欲使人以善人之名歸之蓋其肺腸不與人同是以使民化之皆為狂悖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章謂視中林之鹿猶能甡甡相與為羣今我之朋友偕仕於王朝曾鹿之不如乃相為毀譖不能相與以善是以使我進退惟恐其陷於深谷蓋責同列之不能相處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章謂聖人能遠慮舉目見百里蓋憂國之言也而愚人初無遠慮見國事如此反狂以喜是以危為安

也國之安危誰不能言何為畏忌而不言葢責同列之不能盡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此章謂厲王良善之人乃弗求之弗進之殘忍之人乃顧念之重復之㝐莪曰顧我復我言父母之愛子也今王於殘忍之人反愛之如子是使民化之皆貪居亂世肆意為荼毒以相侵暴也

大風有隧（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咕）

此章謂大風之逕隧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有所從來王能用善良之人則民作而應之皆為善行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

此章謂王既不能用善良所用皆貪人以致敗其善類如大風之陘隧無物不從而靡惡之敗善其烈如此類既敗矣則胥傚胥然我之朋友同仕於王朝者皆不可告語聽我之言則姑應之而已誦我之言則如醉者之笑侮皆由王所用非善良反使我遭此悖戾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此章謂嗟朋友而告之曰我豈無知而妄作者如蟲之能飛時亦為弋者所得謂已雖不妄作亦時未免於戾皆由無朋友之助故也我於汝既陰覆之汝於我反來相暴赫豈朋友施報之義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此章謂民之所以罔中者由在位之人有薄德而善為反覆又於害民之事如恐不克而勇為之然則民

之所以回邪相述為惡者豈非在位之人好力爭有以致之歟

民之未戾職盗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此章謂民之所以未定者由上有盗臣為之寇虐我薄言其不可已反背而見詈矣民何時而可定邪今我巳無所逃汝之非雖言非我摘爾之過亦既作此歌矣豈得而諱哉詩人既不忍緘默又懼禍如此是

詩十六章其一章五章六章九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或比或興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四